

张天民电影剧本选



07

张天民电影剧本选

张天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：22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 1/2 插页：3

1983年11月第1版

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700

责任编辑：鲁野

责任校对：马玉德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杨立中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17

定价：0.98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本书作者张天民，1933年生，河北省涿县人。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编剧系。1956年起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、编剧。

他从中学时代起开始写作，发表过诗歌和短篇小说，多年来陆续出版过五本诗集、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、诗歌《爱情的故事》、短篇小说《路考》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。短篇小说《战士通过雷区》、《哥哥》、《地质锤》、《夕阳》、《一路同行》等曾分别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总政征文奖、吉林省文学奖及其它奖。此外，还发表和出版过几部中篇小说。

他的主要创作是电影文学剧本，到目前为止，共创作和发表了电影剧本十四部，其中多数被搬上银幕。有些作品曾发生过广泛影响。

本书是他多年来创作的电影剧本选集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道路。

目 次

鸿 雁.....	(1)
路 考.....	(78)
自豪吧，母亲.....	(161)
但愿人长久.....	(230)
后 记.....	(296)

鸿 雁

五彩缤纷，绚烂夺目的纪念邮票出现在银幕上。

片名字幕：鸿雁。

“邮电纪念邮票”上有一座电讯铁塔，一只鸿雁。

鸿雁飞动了，……它飞向积雪的长白山峰。

歌声起：

千里万里水连山，
祖国大地广阔无边，
万里江山，
红旗招展，
人民的干劲冲破天！
青山外，彩云间，
飞来鸿雁把信传，
带着党的号召，
飞遍高山平原，
把幸福的金丝线
织满了人间。

鸿雁啊，鸿雁，
人民忠实的勤务员！
党给你铁的翅膀，
为社会主义你飞上九重天。

在长白山中的一个山谷里，云雀歌唱，杜鹃花盛开，乡邮员李云飞骑着自行车、背着信兜飞驰而来……

大雨滂沱，山谷全变成河道。李云飞走在山腰小路上。路险石滑，他侧着身，手抓着荆棘，艰难地迈动脚步。他只穿一件背心，上衣、雨衣都用来包着邮件，雨水从他头顶上流下……

他从农业社门口出来……

秋天，他踏着落叶走进“明川人民公社桦树坡大队”……

他在田间给春耕的人们读报……

他挽起裤脚，扛起自行车；踏破薄冰，涉过一条初冬刚结冰的小溪……

积满白雪的公路，穿过白桦林子，李云飞抱着一只老乡托他捎的鸡，欢快地走着……

画外音解说：

“在长白山里，有这么一位乡邮员，他的名字叫李云飞，大伙都叫他小李子。别看他年纪不大，可是干乡邮员这个工作已经有八年了，在这八年中，不论春夏秋冬，不管风霜雨雪，他的双腿从没有停过，在山路上走了二十九万八千里，等于绕地球走了三圈半，现在他正在走第四圈。咱们就说说这个时候发生的故事……”

第一章

1

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明川镇邮电支局。门口，有老乡们进进出出。

营业室里。迎面是一个柜台，几个汉族和朝鲜族农民在寄信，取钱，有的在寄包裹。

乡邮员小金——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——从里屋出来。他走到一个正在忙活着的营业员跟前，说：“老韩，你先吃饭去吧！”

被叫做老韩的营业员看看小金，问道：“小金，你刚走班儿回来，累不累？”

小金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没关系！”

这时，一位老大娘抱着两只活鸡进门来。她把鸡就那么一搁，大大方方地对小金说：“我说同志，你把这个给我闺女捎去。”

小金看看两只鸡，眉头一皱，说：“老大娘，这玩艺儿可不能捎啊！”

大娘有点不理解了。因为从她开始知道邮信寄包裹以来，乡邮员李云飞对她是有求必应，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她服务，想不到今天碰了小金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。她开始唠叨起来：

“啊？这不能捎啊？那我回去托别人捎。你呀！可真不如人家

李云飞！”

小金被大娘一说，简直不知怎么是好，他觉得很委屈，但又难以申辩，他这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啊！但对于这位心好嘴快的老大娘，他能怎么开口呢？

大娘一转身要走，正好碰上明川公社党委李书记和老乡邮员老郑进门来，她迎上去。

大娘：“哟，这不是李书记？”

李书记，看上去有四十多岁，穿了一身青布棉衣，披着一件旧军大衣，从他这副装束上，我们也许会猜测到他的经历：他是个转业军人，农民出身。他做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，工作本身已经够忙的了，但是，他还总是直接领导着邮电工作，关心着邮电部门每个干部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。即使是几夜不合眼，他也常常抽空跑到邮电支局来。

听到大娘的问话，李书记笑呵呵地问：“大娘抱鸡干什么？”

大娘对于李书记和老郑毫不见外地说开了：“给我闺女寄去，要坐月子啦！”

李书记：“恭喜您。”

大娘笑得合不上嘴了，她认真地说：“同喜同喜！”

在一旁的老郑，是这支局的第一个乡邮员。当年，他曾经为土改工作队送信“跑腿儿”，解放后第二年，又在这个偏僻山区创设了邮局，辛苦经营，创家立业，从此才结束了山区没有邮局的历史。十年过去了，邮电支局一片兴旺，老郑却上岁数了。今年，他已经五十开外，两鬓斑白，但他却不服老，仍然如醉似痴地深爱乡邮员这个工作，好象一天不跑道儿，他浑身骨节都发酸似的。但是在今天，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，支局长调走了，公社党委与县委研究后，决定让他当支局

长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，老跟在李书记身后转磨了。他听着大娘和李书记的家常话儿，有点着急了，于是，他又一次叫：“李书记……”

没等他说下去，大娘就注意到他了，转过脸来说：“老郑，把我这只鸡给我闺女捎去！”

老郑接过鸡对大娘：“嗨，我这个乡邮员被免职啦！”

大娘认真起来：“唉哟，这是犯了啥大错儿啦？”

李书记忙解释：“老郑提升支局长啦！”

大娘恍然大悟：“这个死老郑！把我吓一跳！”她又向李书记说开另一件事儿了：“李书记，我女婿进长白山都快半年多了，夏天还能托下山的人捎封信来，这冬季天又断信儿啦！得想个法呀！”

李书记：“好，大娘你放心吧！”

大娘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2

邮局里屋。这里装着会议电话。

一个营业员正在调试着会议电话。

李书记进来，老郑跟着他，还在为今天那新的任命在磨缠：“李书记，自打斗地主那天起，我就当交通员；现在，让我坐办公室，这两条飞毛腿可就浪费了！再说党和人民也需要通讯员哪！”

李书记看这老同志还带几分孩子气似的天真，微笑了。他问：“说完了没有？”

“说完了。”

“把鸡放下。”

老郑顺手把鸡搁在墙角一个桌子上了。他转身回来，又要说：“李书记……”

“郑局长，”调试会议电话的小陈叫他：“好了。”

扩音器传出：“州局召开的电话会议开始了……”

接着就是乱噪噪的声音，这是四面八方的人正在参加电话会议。有的还谈着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有的正在报到。

电话里的嘈杂声渐渐静下来了，然而老郑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那新的任命和李书记身上。虽然李书记让他坐在麦克风前面的椅子上了，但他还在讲着自己的事：“……不错，有几根白头发，可这是少白头啊！就是岁数比起来大一点吧，这有什么？有一个歌怎么唱来？……啊，这么唱！”

他一边看着李书记，一边扯开沙哑的嗓子唱将起来：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……”

小陈愣呆呆地看着老郑。李书记捂着嘴暗笑着。

营业室里的小金他们，听到隔壁屋子里唱将起来了，起初一愣，一会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电话会议机里哄堂大笑起来，老郑这才发觉，自己也愣住了。

“是明川支局的老郑吗？开会以前还来一段文娱节目呵！”这是自治州邮电局局长的声音。

“是我……”老郑相当尴尬地，“您是自治州金局长吧？叫我当支局长，这不合适啊！这准是李云飞想出来的点子。他一鼓干劲，可把我那个投递段儿给包下来了！”

“老郑同志啊，别误会，是州局、县局和公社党委的决定，跟李云飞没关系。怎么，有困难吗？”

“不知道怎么干啊！”

“共产党员嘛，多请示公社党委。李书记来了吗？”

“来啦！”老郑把嘴凑近麦克风说。

老郑回头看看李书记，李书记向他微笑着，并向他示意戴上花镜作笔记。老郑摸索出花镜，打开小本。

“这次电话会议，主要是研究怎么在具体作法上贯彻八中全会决议的问题。”金局长的声音传来。老郑在小本上记着，他一笔一画地写着，眼睛里放出光彩，把那新的任命以及自己的意见全忘了。金局长继续说：“我们的口号是：继续跃进，使邮电工作做党的驯服通讯工具，电话跟着司令走，信报随着大军行！更进一步提高服务工作质量，贯彻多快好省……”

李书记在小本上记着；小金瞪大眼睛听着。

“比如说明川支局吧，老郑……”

“啊？”老郑答应着。

“……你们那个大水库开工了，得赶快跟上去！”金局长继续说。

“忙着往前赶呢！总也赶不上啊！”老郑说。

“得想想办法，别一条道儿跑到黑。派个棒小伙子去……”

小金进来，听着，眼睛里放出光辉。

金局长接着说：“……还有长白山上，山根底下，那儿有多少新单位！咱们也得跟上去！”

小金听着，他插上话对老郑说：“我去！”

电话机里飞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浪：

“我们派人上去！”这是一个女同志的声音。

“你是哪儿？”

“黑瞎子营。”

“金局长，还是划给我们支局吧！我们这儿有几个棒小伙子，能为社会主义立上一功！”另一个地方的声音。

老郑合上小本，精神突增十倍，对着话筒大声喊道：“你

们男将女将都候候，我们离着近！”

“喝，又出来一路老将！”金局长笑着说，“老郑，你们现在的担子就很重，开辟长白山的邮路……”

“板上钉钉！应该是我们的！”老郑斩钉截铁地说。

小金想了一想，推开门往外跑。在门口，他迎面撞上刚刚回到邮局的李云飞，小金调皮地跟他开着玩笑，说完跑出去。

李云飞满头大汗，走到老郑那里。他擦着汗，看见老郑正抓起话筒跟金局长争着任务：“我们人是少点，可……可任务……”

李云飞紧忙上前，不管不顾地抓着话筒，大声喊着：“能行，交给我们吧！”

金局长的声音：“这是谁呀？嗓门这么大！”

老郑：“李云飞！”

金局长的声音：“好家伙，把模范都拉出来了。小李，你知道什么事啊，就嚷嚷！”

李云飞嘿嘿一笑，不知怎么回答了。老郑在一旁直使劲：“上长白山，长白山……”这声音已被参加会议的人们听到，传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哄笑声。

但李云飞在急忙中没太明白老郑的意思，他只是大声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：“金局长，不管是什么任务，只要是党的号召，人民的需要，我们就能完成！”

金局长被小伙子的话所激动，说：“好！同志们给他鼓掌。”

雷动的掌声。李云飞腼腆地笑着。

这时，小金提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进来，大字报上有仓促写成的字。引人注目的大标题：“决心书”。他拉开大字报，站在老郑面前，嚷嚷着：“老郑局长，叫我去！一定叫我

去！”

老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，他对小金：“别嚷嚷，这是咱们内部问题儿！”说完，他求援地望着李书记。

一直在看着这场艰巨任务争夺战的李书记出了个主意，他指点着人们，示意叫大家都凑到话筒跟前，来个集体请战。

人们明白了李书记的意思，都凑到话筒前面。

老郑举着话筒，大声说：“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！”

大家：“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！”

李书记也被激动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来回走着，不时看看这群斗志昂扬、意气风发的人们。

老郑：“电话跟着司令走！”

大家：“电话跟着司令走！”

老郑：“信报随着大军行！”

李云飞激动得抑制不住自己，他大声喊：“做党和人民的通讯兵！”

不能不佩服李书记的“妙计”，不能不被这种精神感动，金局长到底同意了：“啊，来了个集体要求。好，上长白山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！”

老郑松了一口气，扑腾一声坐在椅子上。他额上汗水淋淋，心里乐开了花。青年人欢呼着，蹦跳着。

金局长：“老郑，我看你们满有一套啊！”

人们欢欣地笑了……

3

夜里，邮局里又恢复了平静，这是新的战斗开始前的平静。

邮局营业室是一间大屋子，迎门摆着一列营业柜台，柜台后面是办公的地方。屋地当中放着一个火炉，炉火正熊熊燃烧。靠两面山墙的地方，放着两张床。小金坐在一张床上缝补鞋子，一个投送信报装东西的绿色帆布公文包，鼓囊囊的放在床头。

小陈在另一张床上，抱着一迭旧报纸练习数报。

小金争取到了上长白山开辟邮路的光荣任务，正在兴冲冲地做着准备工作。一抬头，他看见李云飞，想到要把自己原先的投递段移交给他，于是他走到桌前，打开自己的帆布公文包，把一件件东西拿出来，最后，他图个痛快，索性把帆布包往桌子上一倒，说：“全交给你啦！”

云飞着手整理，什么订报单、登记本之类的东西，乱糟糟地堆在桌上。云飞拣出一个日记本，看看是小金的，就把它扔给小金。然后他拿起一封已经揉皱的信，看着。

这封信上贴满批条，上面写着“查无此人”“查无此地址”“试投李家屯”等字样。云飞一张张看过，掀到最后一张，看到信封：

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明川镇望娘屯

查 交

金 银 松 老 大 爷 收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刘 斌

云飞看着信，自言自语地念着：“望娘屯……金银松。哎，小金，这封死信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金正在往帆布公文包里塞东西，听见云飞的话，回过头

来说：“它呀，别提了，我为了它找了三个多月了。足足跑了三百里地，连点影都没有。我看得退。”

李云飞看着信，思索着。小金看看他煞费心思的样子，就不忍地说：“你看，我这么一走，不光是给你留下个投递区，还给你留下个死信的包袱，要不就……”

李云飞从思索中抬起头来，他把信收起，又是他那句习惯的话：“能行啊！”

这时，支局长老郑提着个旧信兜进来了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珍惜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旧信兜。

小金打招呼：“老郑局长，这么晚还不睡呀？”

老郑充满感情地看着小金和李云飞，说：“睡不着啊！总好象有什么事没办妥帖似的！这刚当干部就是不行啊……”

李云飞笑了，小金和数报的小陈也笑了。

老郑有所忧虑地问小金：“小金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小金又是不加思索地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老郑证实了自己所担心的事情，小金果然还是那样遇事不大动脑子。于是，他严肃地说：“没问题？大雪封山，人烟稀少，上长白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！”

小金听着。

老郑继续说：“小金哪，可不要太自信了！”

小金对什么事就讲究个冲，老郑的话他听了，但并没有太重视，他又一次地保证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老郑嗯了一声，他转向小陈等人说：“你们都过来。”说着他走到桌前，坐下，珍重地把他那旧信兜放在桌上，平展开来。信兜已经旧得不成样子，但依稀还可以看出上面绣着一棵老松树，横着绣了几个大白字：“人民交通”。从手工的粗糙程度上看，我们可以料到它不是出自妇女的手里，倒更象是一

位老汉，在长白山的森林里，为了表达自己忠贞的心，用粗壮的手绣上了这个图案。而四个字，很显然不是当时绣的，因为它比较清晰。

李云飞、小金、小陈围看着，都瞪着好奇的眼睛，用不解的神色，望望信兜，望望老郑。今天，这位老同志，为什么又把他这个宝贝拿出来让大家看呢？

小陈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郑抬起头来，看看这几个青年人，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在山里遇见一位抗联的老交通。从他那儿我才知道什么叫革命，可惜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。这个信兜就是他送给我的一个干粮袋改成的。它已经跟我跑了三十多万里啦！别看它破，可是它装过好多好多党的文件。小金哪，你带着它吧，希望它跟你一块爬上长白山。”

小金本来光是做为听有趣的故事来听这一段话的，他并没有理解老郑的意思，因此，他接过信兜，看了一眼，就收在抽屉里了。

老郑正对李云飞说话：“云飞呀，你一个人负责两个投递区，能行吗？要不把小金那个投递区交给我吧！”老郑对于跑乡邮这个老本行，还是念念不忘。

李云飞笑笑，又是他那句话：“能行。”

老郑今天晚上特别兴奋，他当着这群“孩子”们，说着自己的心里话：“好！咱们的日子，越过越兴旺啦！十年前，咱们支局就我一个人，送信地区方圆不到几十里，男女老少总共三四百人；可眼下呢？方圆五百里，人口五六万，连自古没人烟的长白山也划到咱们支局来了。咱们还是只凭两条飞毛腿可不行啊！”

小金不知怎么的灵机一动，冲口而出：“咱们每个人来一